哪怕生命始终沉默他们都有回响

青少年时代的王芸,常常坐在长江边,看那种开阔,看不竭的流淌,看大大小小的漩涡,让她体会到了滋养万物、吞噬万物的惊人力量,觉得内在的小情绪、小的弯弯绕绕都不值一提。所以,看似柔弱温顺的她,却有着内在的宽阔,以"安放身心"系列小说为代表的优秀作品,意在为我们解答人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,应该怎么度过和完成自己的一生。王芸原来在报社工作过,这段经历培养了她的平民视角和悲悯之心。在如何看待温暖、善意,及其对于文学的意义时,王芸表示:"爱是医治一切伤口,缝合所有隔阂的那味良药。"

本期嘉宾 王芸 青年报记者 陈仓

长江是无比日常的,就像我熟悉的一位长者、朋友,然后成为亲切的故人。

去战的情

青年报: 你有没有想过起一个笔名? 我在网上一搜,叫王芸的还不止一个,有主持人,有书法家,有演员,你在现实中有没有遇到过"自己"?

王芸:早年写散文时取过个 笔名:亦芸。"也是芸"的意思,所 谓"写作的分身"吧。写得多了, 决定做回"自己",没有再取过笔 名。虽然现实中没遇见过,但我 知道有很多"王芸",身份最接近 的,是一位编剧。我总觉得认真 读我的作品、喜欢我作品的人,自 然会将我从众多的"王芸"中分离 出来,让我不至于泯然于众。

青年报: 你是湖北荆州人,请介绍一下你的故乡吧。荆州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,刘备借荆州,关羽大意失荆州,吕蒙偷袭荆州,这里诞生过很多历史故事和文化名人。你青少年时代与这片土地最具文学性的故事是什么?

王芸:我的出生地其实是位 于长江边的沙市,上世纪90年代 中期与荆州地区合并为荆州市。 荆州,可说的太多了,你提到的仅 仅是三国时的荆州,有专家考证 《三国演义》中提到荆州的有八十 多处。楚国曾在这里定都四百 年,二十代楚王从这里纵马出征, 包括"不鸣则已,一鸣惊人"的楚 庄王。这里还是屈原驻足吟咏之 地,是诞生过"性灵派"公安三袁 的地方。"朝辞白帝彩云间,千里 江陵一日还"的"江陵",就是这 里,历史上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 在这里留下足迹,亦写下诗词文 章。我的散文集《穿越历史的楚 风》就是"远眺"这些与荆楚大地 有过交集的古人。

这片历史悠久、人文底蕴深厚的土地,给予我的文学滋养是丰赡长足的,和这里天然丰沃的广袤平原、密集丰盈的河湖水泽一样,都融入了我的骨血,构成我的精神根脉。这一点,是在我离开家乡生活之后才慢慢明晰的。

少年时代、青年时代,我常常

去长江边坐,看江。那种开阔,不 竭的流淌,会让你觉得内在的小 情绪、小的弯弯绕绕都不值一

提,相比之下是那么清浅。 我踩过江水,即便是酷暑时节,她依然带着奔腾自雪山的那一种凛冽冰寒。我也见过漫上码头台阶的江水,浊黄绵厚,翻卷着大大小小的漩涡,这时的江流有吞噬、摧毁万物的惊人力量。1998年长江特大洪水,

在报社工作的我也亲历了那段 惊心动魄的日子,南岸分洪区的 群众全部撤出,准备开闸泄洪。 最终,荆江大堤平安扛住了一波 波洪峰的冲击,那年没有开闸。 解放军离开时,沙市的主街北京 路上全是人,群众自发前来送行, 泪水和呼喊齐飞,那种巨大的情 感冲击力,只有亲历的人才能体 会,并刻骨铭心。我也曾在江边 看到一个流浪的女人,她用江水 洗长发、衣服,将随身携带的不多 的东西,摊放在水泥防护堤上晒 太阳……对于我来说,这条大江是 无比日常的,就像我熟悉的一位长 者、朋友,然后成为亲切的故人。

青年报:现在是一个大移民时代,很多人都全国各地到处跑,在北京的叫北漂,在上海的叫沪漂。你从湖北来到了江西,这种选择有特别的原因吗?

王芸:足够的情感作底,才能 让你有离开熟悉的地方、熟悉的 生活圈的勇气吧。

我曾经是一个非常恋家的人,记得上大学一年级时,第一次离家那么长时间,头一个月常常躲在蚊帐里哭,"十一"放假迫不不及待地连夜坐车回家。可是很副武在家乡报纸副竟然是《想走出去》。可见人就是一个矛盾体。"想走出去"的勇气,我觉得是阅读给我的,阅读早早地为我打开了一个精彩、丰富、无垠的世界,仿佛无形的召唤。

来到异乡生活,不适应肯定有的,可是因为有情感垫底,就觉得那些都可以忽略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,类似于乡愁的情绪才慢慢浮现而出,有时上下班坐在公交车上,听一首歌,比如李健的《异乡人》,乐声流淌,窗外纷乱的街景也在流淌,顿生出"今夕何夕"的恍惚之感,一种潮湿的、黏稠的情绪在心里缓慢地涌动。

青年报:虽然湖北和江西山水相连,但毕竟还是两个地域,你觉得人物性格、生活习惯、文化习俗有哪些差异?你到江西已经几年了,我看到你新小说集《请叫她天鹅》的第一篇《寄》,就写到了南

昌的海昏侯墓的发现,这是否说明你已经适应了新环境,完成了 文学故乡从湖北向江西的迁移?

王芸: 就大的范畴来说, 江西 在古代也属于"荆楚",与湖北是 有亲缘的。且历史上的几次大迁 徙和战乱,导致湖北地域人口锐 减,于是有"江西填湖广"。不少 现在的湖北人,若是上溯几代寻 根,就会发现祖辈是从江西迁过 去的。往细里说,其实沙市人与 原来荆州地区的人,大致的性情、 生活习惯、文化风俗也是有区别 的.更不用说沙市与武汉,以及两 个地方的人的差异。江西也一 样,赣南与赣北、赣东与赣西,细 究起来也有明显的差异。总体来 说,我觉得湖北人刚毅勇猛外露: 江西人相对内敛、持重,但骨子里 也有刚硬的一面。

湖北在南来北往、东奔西走的十字交汇处,古有长江大动脉及其众多支流,近代有铁路线贯通,这里一直是流动的、开放的。江西三面多山,一面朝向长江和鄱阳湖大泽,有相对封闭期,也有开放期,但这开放是有节度的,受到诸多条件限制,所以江西人重守成,而灵活度和创新意识不是那么鲜明。

作家多是有好奇心的人,且 敏感、善于发现,来到生疏之地, 往往会有"新的发现",这就可能 触发创作的灵感。也因为江西确 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,且文化遗迹保存丰富,文脉根深叶茂,也契 合我的创作关注点、兴趣点,等于 我的创作资源得到了进一步拓展 和丰富。对我来说,湖北和江西 都是我创作的"厚土"。

青年报:根据资料显示,你在《沙市日报》《荆州晚报》工作过很长时间,虽然都是进行文字工作,但是毕竟形态不同。这段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产生了什么影响?

王芸:我常说,在报社这种媒 体平台工作过的人,抗压能力一 定是超强的。虽然我在报社很多 年是编副刊,但也在几个采编合 一的部门工作过,做过"情感讲 述"栏目,写过各种深度报道,后 来又做过要闻版编辑。这个职业 让我有了面对生活和社会万象的 机会与可能,也在无形中积累了 许多素材。更重要的,让我有平 民视角、悲悯之心,看到众生的不 易与平凡生命内在的坚韧,也看 到情感和人性的种种复杂。早 期,也包括现在的一些作品中,我 还会植入记者的角色,我觉得这 一身份拥有可以探触到社会各层 面的"触角",相当于在文本中部 分地实现了"上帝视角",尽管也

有其限制。

青年报:你第一次发表的作 品是什么?你最近一次发表的作

品是什么?这么多年过去了,你

他们都是有声响的。

对比一下,变与不变的是什么? 王芸:我最开始是看到家乡的一张报纸上有个征文,就投了一首诗歌,诗歌登在报上,还得了个二等奖。接着在《沙市日报》副刊上发"豆腐块",《想走出去》应该是发表的第一篇文章。最近的作品是去年发在《当代》上的小说《礼物》,也被《小说选刊》转载了。

一晃都三十年了。不变的是对文学的热爱,自觉纯度还是很高。变的太多了,文笔的纯熟度,对生活、社会、历史、文化的认知与思考,对纷繁素材提炼和把握的能力。而且,那时我不知道自己会在这条路上走多久,走多远,但现在我知道自己会一直走下去,直到再无法写作。

青年报:我们先谈谈你的两本小说集《请叫她天鹅》《薇薇安曾来过》。我注意到,两本书封面上的介绍文字里,都有一个关键词"回声"。你能结合一下内容,解读一下这个关键词吗?

王芸: 我觉得生命是有声响 的,哪怕一个生命始终沉默,哪怕 身份卑微,看似微渺不值得言说, 哪怕紧紧地蜷缩自身,但他们的 生命一定是有声响的,甚至可能 是静默中的无比喧嚣。而我可以 听见,并在我的小说中试图将之 捕捉、描摹、留存。我也相信这声 响会穿透时间的层幕、生活的千 重山万道水、空间的纷纭转换,还 有字与字的间距、心与心的隔膜、 情与情的不同轨道、思与思的无 数道分岔,在未来的某一时刻,引 发"嘹亮"的回响,在另一个生命 那里,或者在许许多多生命那 里。这"嘹亮"不是物理意义上 的,可能是精神层面的。所以在 这两本书中,我写下了那么多微 渺的人物,写出他们生命的声响,

以及我渴望赋予他们的"回声"。

哪怕生命始终沉默,哪怕身份卑微不值得言说,

青年报:两本书中各收入中短篇小说7部,你把其中的《寄》《请叫她天鹅》《异向折叠》《薇薇安曾来过》《绿鸵鸟行动》等小说,统一命名为"安放身心"系列小说。请问一下,这么命名有什么特别的思考吗?

王芸:每个小说作者,在小说 里都埋入了一条他试图去解释和 把握这个世界、进入其深处的曲 径。读者也许可以找到,又或者 开辟出另外的小径。我写这个系 列有些年了,到现在也有十来篇 小说了。

"安放身心"就大的方面来说,一个是物质层面,关乎我们的生存,关乎我们的一饭一蔬、一衣一裳、一屋一室、一冷一热这些最基本的生活日常;一个是精神层面,涉及教育、审美、世界观、价值观、人际交往、审美创造等。"安放身心"是每个人都绕不开的人生命题,自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致的社会问题。这个系列放进了我的一些思考。

中国原本是农耕文明社会, 人们与土地的关系是相对固定 的,社会基于伦理关系的结构也 是相对稳定的。但进入现代社 会,一切都在变化,我们国家的城 镇化进程带来越来越高频率的流 动、迁徙, 工业发展带来分工逐渐 细化,国际化程度越深带来的影 响因素就越多、越复杂,网络普及 和高科技的飞速发展,更是带来 沟通、联络、交流和传播方式的巨 大改变,甚至生活方式也有了很 多变化。在时代巨变中,身体的 安放和心理层面的安稳都成为疑 难。而更多的未知等在前路,面 对飞奔而至的"新",人将何去何 从?我正是敏感于这一"现实", 基于这方面的认知、疑惑和思考, 尝试从不同的路径朝向同一"核 -身心安放,于是有了这一

